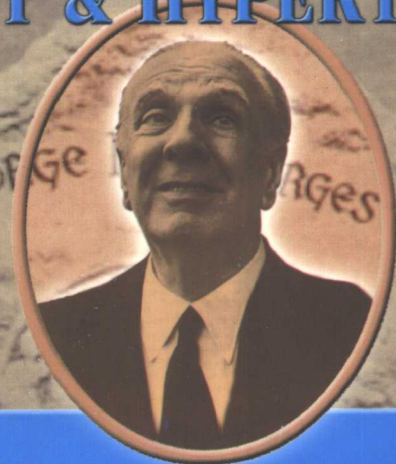


名著图典
TEXT & HYPERTEXT



〔阿根廷〕博尔赫斯著
王永年译

杜撰集

图文编纂 / 文白

浙江文艺出版社

〔阿根廷〕博尔赫斯著 王永年译

杜撰集

图文编纂 / 文白



浙江文艺出版社

策 划 李庆西 舒建华

责任编辑 舒建华

封面设计 梁 珊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杜撰集/[阿根廷]博尔赫斯著;王永年译.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0. 12

(名著图典丛书)

ISBN 7-5339-1396-5

I. 杜... II. ①博... ②王... III. 短篇小说-作品
集-阿根廷-现代 IV. I78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5992 号

杜 撰 集

[阿根廷]博尔赫斯 著

王永年 译

图文编纂 文白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杭州市长命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插页 2 字数 90 千字 印张 3.375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39—1396—5/I · 1245 定价: 7.30 元

名著图典

编辑旨趣

“图书”一词，古已有之。这个词的起源，无论来自河图洛书的古老传说，还是中国史书上有关图籍与文书的合称，大率递述着这样一种传播理念：作为思想和信息的承载物之完美形式，应当是“图”与“文”的结合。显然，人们阅读的兴味不光在于文字魅力，图画、图样、图式之类，历来也是认知和审美的重要手段——这不能不使人想到，一件存世的古代最早的雕版印刷品，便是带有图像的经卷。自印刷术问世以来的一千几百年间，人们一再挑战技术手段的滞碍，对所谓图文并茂的出版物显示出执著的追求，从板刻的绣像，到珂罗版的图片，早年的筌路蓝缕孕育着当今的“读图时代”。一切技术层面上的革命，最终链上了那个遥远的梦想。

其实，读图并不是一种静止的欣赏，如果说文字有着无穷的想象空间，那么图像也不仅是一种形象的东西，亦能提供思维的逻辑起点。正是出于这种认识，本社策划出版的这套“名著图典”，力求采用

比较灵活的编纂形式，使书中的文字与图片能有相互发明之趣，也给读者提供某些想象和思考的路径。图文之间的自由出入，本身就是思维的“链接”，将零散而飘忽的思绪“链接”起来，或许最终能够实现超文本的阅读。这种来自网络页面的阅读方式，固然由于电子技术的推动，但就其接受理念而言，依然源自人们固有的思维习惯和认知本能。这一点，对于历史悠久的纸面出版物来说，同样是一种启示，也同样提供着更新的机会。所以，“名著图典”拟将作出有限的尝试，给读者提供一种略具新意的“图书”。

“名著图典”遴选中外名家作品，不拘体裁、篇幅，皆以原文入书。图片及说明文字由编纂者提供，当然这里不能不带有编纂者本人对文本的体验与感悟。我们相信，面对这种图文之间的话语关系，许多读者会有自己的理解，或许也会想到另一种编纂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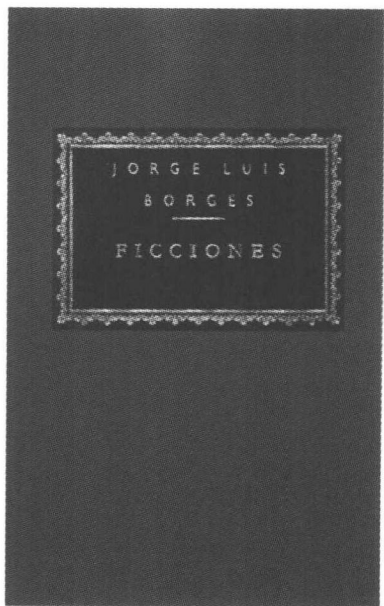
浙江文艺出版社
二〇〇〇年十月

NA313/OP

序言

这个集子里的小说虽然写得不那么笨拙，性质和前一个集子没有什么区别。其中两篇，《死亡与指南针》和《博闻强记的富内斯》，也许需要稍作说明。后者是长夜失眠的隐喻。前者尽管有一些德国或者斯堪的纳维亚的专名，背景却是梦幻中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弯曲的土伦路是七月大道；特里斯勒罗伊是赫伯特·阿什所在的旅馆，他在那里收到了，但也许没有

“前一个集子”指1941年初版的小说集《小径分岔的花园》。《杜撰集》(Artificios)初版于1944年，同年，与再版的《小径分岔的花园》合并，统称《虚构集》(Ficciones)。《虚构集》为博尔赫斯赢得世界性的声誉，其影响甚至波及物理学界和计算机科学界。著名物理学家、混沌学创始人之一的费根鲍姆读了英译本《虚构集》之后，大为赞叹，向人工智能创始人之一的赫伯特·西蒙推荐。西蒙读后，于1971年去阿根廷会晤博尔赫斯。



看那部并不存在的百科全书的十一卷。那篇虚构小说写完后,我曾考虑是否把它涵盖的时间和空间加以扩展:报复的可能是世仇;时间可能以年或世纪计算;名字的第一个字母可能在冰岛念出,第二个字母可能在墨西哥、第三个字母可能在印度斯坦念出。我是不是还要补充说哈西德教徒包括圣徒,要牺牲四条人命才能知道构成那个名字的四个字母,那才是我故事的形式所决定的幻想?

1956年补记。——这个集子增加了三篇故事:《南方》、《凤凰教派》和《结局》。在最后一篇短暂的时间过程中,除了一个人物——雷卡巴伦(他的动弹不得和消极起对比作用)——之外,其余都不是或者不都是我的杜撰;它叙说的一切都包含在一部名著里,我只是第一个琢磨出来,或者至少是第一个把它说出来的人而已。在《凤凰教派》的隐喻里,我学会了如何以犹豫不决和逐步深入的方式提出一个最终不容置疑的普通问题。《南方》也许是我得意得意的故事,我要说的只是既可以把它当做传奇故事的直接叙述来看,也可以从别的角度来看。

我经常阅读叔本华、德·昆西、斯蒂文森、毛特纳、萧伯纳、切斯特顿和莱昂·布洛瓦等人的风格各异的作品,我认为在那篇题



德·昆西(1785—1859),英国散文作家。13岁时通晓希腊语,研究过德语文学,认为“没有神秘感便无法生活”,中学时经常逃学,在牛津大学求学时吸鸦片成瘾,《一个瘾君子的自白》是其名作。博尔赫斯早年在日内瓦求学时就喜欢德·昆西的作品,在晚年他评论说“德·昆西的作品把智慧的享受与美的享受融为一体”,“除德·昆西之外,没有任何人使我享受到如此之多的幸福时光”。



捷克籍犹太哲学家、作家
弗里茨·毛特纳(1849—1923)。
1962年博尔赫斯说：“毛特纳是
个优秀作家，非常喜欢嘲讽。他
的风格让人想起18世纪的文
风。他认为语言仅仅可以用来
掩饰现实或者用来表现美感。
他的哲学辞典，是我非常喜欢
查阅的工具书之一，那实际上
是一部文集，涉及各个方面的
论题，比如关于灵魂、世界、精
神、意识等等。”

法国19世
纪作家莱昂·布
洛瓦，他的作品
《因犹太人而得
救》、《穷人的
血》、《在黑暗
中》荣登博尔赫
斯的《私人藏
书》目录。博尔
赫斯说布洛瓦
是一位“要么让
读者五体投地，
要么让人完全
拒绝”的作家。



为《关于犹大的三种说法》的涉及基督学的幻想小说中,可以看到布洛瓦的遥远的影响。

豪·路·博尔赫斯

1944年8月29日,布宜诺斯艾利斯

目录

序言 / 1
博闻强记的富内斯 / 1
刀疤 / 21
叛徒和英雄的主题 / 31
死亡与指南针 / 39
秘密的奇迹 / 58
关于犹大的三种说法 / 68
结局 / 77
凤凰教派 / 83
南方 / 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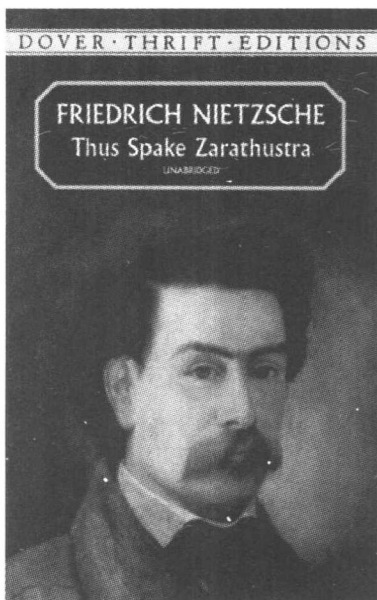


博闻强记的富内斯

我记得（其实我没有权利讲出那个神圣的动词，世界上只有一个人有权利，但那个人已经不在）他手里拿着一枝深色的西番莲，仿佛从未见过似的瞅着它，尽管他从黎明到黄昏一直看着，看了整整一辈子。我记得他衔着香烟，沉默寡言，那张有印第安特征的脸庞的神情显得出奇地遥远。我认为我记得他细长灵活的手指的模样。我记得他手边那个有东岸地带纹章的马黛茶罐；我记得他家窗外一张黄色的席子，隐约可以望到湖边的景色。我清晰地记得他的声音；旧时城郊居民那种缓慢、阴郁的鼻音，没有如今那些意大利移民的啾啾声。我只见过他三次；最后一次是1887年……我觉得凡是同他有过接触的人写一些回忆他的文章将是很有意义的事；我的文章也许会是你们汇编的集子中最简短，肯定最贫乏，但不是最不公平的一篇。当主题涉及一个乌拉圭人时，我身为阿根廷人的可悲情况有碍于我参与乌拉圭的必不可少的赞颂体裁。有文化的、风度翩翩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人，富内斯虽然没有



博尔赫斯的祖父弗朗西斯科·博尔赫斯上校，职业军人，1874年阵亡。博尔赫斯曾这样讴歌他的祖父：“我的记忆中，他骑着骏马/披着暮色去追寻死亡。”



查拉图斯特拉是德国哲学家尼采著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的人物。博尔赫斯早年曾狂热地喜欢过这部著作，但后来变为蔑视。查拉图斯特拉是古代伊朗先知琐罗亚斯德的希腊文名字，反对多神教。

小巷，两旁是极高的砖砌的人行道。天色突然黑了下來；我听到上面传来迅速的、几乎隐秘的脚步声，我抬眼一看，只见狭窄破败的人行道上有个小伙子像在狭窄破败的墙头奔跑。我记得他穿的灯笼裤和草鞋，铺天盖地的乌云衬托着他衔着香烟的阴暗的脸。贝尔纳多出乎意料地朝他嚷道：几点钟啦，伊雷内奥？小伙子既不看天色，也不站停，脱口回答说，八点差四分，贝尔纳多·胡安·弗朗西斯科少爷。他的声音很尖，有点嘲弄的意味。

有用过那种损人的字眼，但我有充分理由相信，在他心目中我就是那种人物。佩德罗·莱安德罗·伊普切说过，富内斯是超人的先驱者，“一个土生土长、未加斧凿的查拉图斯特拉”；我对这一点并无异议，但不能忘记，他也是弗赖本托斯的一般居民，有某些无法弥补的局限性。

我第一次见到富内斯的印象十分清晰。那是1884年3月或2月的一个傍晚。当时我父亲带我去弗赖本托斯度夏。我同表哥贝尔纳多·阿埃多从圣弗朗西斯科庄园回来。我们骑着马，唱着歌，心情舒畅。更使我高兴的是，闷热了一天，天空突然乌云密布，南风又推波助澜，树枝乱舞；我担心（或者不如说盼望）在旷野淋到倾盆大雨。我们策马飞奔，仿佛同暴风雨赛跑。我们进入一条

我当时心不在焉，如果我表哥没有强调，他们两人的一问一答根本不会引起我注意。我想表哥之所以强调，大概是出于乡土的自豪，并且想表明他并不计较那种连名带姓的称呼。

表哥告诉我，巷子里的那个小伙子名叫伊雷内奥·富内斯，有点怪，比如说，他跟谁都不往来，并且像钟表一样随时能报出时间。他母亲是镇上一个熨衣工，玛丽亚·克莱门蒂娜·富内斯，有人说他父亲是屠宰场的医生，一个名叫奥康纳的英国人，也有人说他父亲是萨尔托省的一个驯马人或者向导。他同母亲一起住在月桂庄园拐角的地方。

1885和1886年，我们在蒙得维的亚市度夏。1887年，我们又去弗赖本托斯。我很自然地问起

所有认识的人，最后也问到那个“活钟表富内斯”。人们告诉我，他在圣弗朗西斯科庄园从一匹没有驯化的马背上摔下来，就此瘫痪，没有康复的希望。我记得那消息在我心中勾起的不舒适的魔幻似的印象：我只见过他一次，当时我们从圣弗朗西斯科庄园骑马归来，他在高处行走；我表哥贝尔纳多介绍的情况很像一个似曾相识的梦。他们说躺在他床上的动弹不得，眼睛盯着远处一株仙人掌或者一张蜘蛛网。傍晚时，他让人把他抬到窗口。他非常高傲，甚至假装认为这次要命的打击是因祸得福……我隔着栅栏见过他两次，栅栏粗鲁地使人联想到他作为永恒囚徒



博尔赫斯的英国祖母范妮·哈斯拉姆，生于1842年。1870年在一次舞会上与弗朗西斯科·博尔赫斯上校坠入爱河。范妮酷爱读书，喜欢高尔斯华绥、威尔斯等人的作品。她比她的丈夫多活了61岁。



博尔赫斯的父亲吉列尔莫·博尔赫斯，律师兼心理学教授。“我父亲很聪明，跟一切聪明人一样也很善良。……我父亲非常谦虚，宁愿做个不被注意的人”，博尔赫斯在《自传随笔》中写道。

博尔赫斯的母亲莱昂诺尔·博尔赫斯，被认为是“19世纪的美人，美好时代的绝色”。





博尔赫斯的外祖父伊西多罗·阿塞韦多，他的父亲是著名的伊西多罗·苏亚雷斯上校，指挥过胡宁战役。1905年外祖父去世，博尔赫斯后来在一首诗中这样描写他的感受：

“人们用出门远行的比喻告诉我他的死讯；我不相信/我当时很小，不明白死的意思，我没有死的概念/我在不点灯的房间寻找了他多天。”



博尔赫斯的外祖母



的父家。这是迄今为止，博尔赫斯最早的一张照片。

1899年8月24日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诞生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图库曼大街840号外祖父家。他的父母是1898年结婚的。按当时相当普遍的习惯，他们住在新娘



1901年，妹妹诺拉出生后，博尔赫斯一家从外祖父家迁至布宜诺斯艾利斯北部巴勒莫区塞拉诺大街2135/47号这幢高大宽敞、带有花园的两层楼房里，花园里有山楂树和一架红色的风车，提水时风车吱呀作响。父亲在家里专辟一间图书室，内有大量藏书，成为博尔赫斯童年的乐园。博尔赫斯曾在平台上偷读伯顿译的“有少儿不宜”内容的《一千零一夜》。最近，塞拉诺大街已改名为博尔赫斯大街。

的处境：一次见他一动不动，闭着眼睛；另一次也是一动不动，出神地瞅着一枝气味浓烈的山道年枝条。

那时候，我已自鸣得意地开始系统学习拉丁文。我衣箱里带着洛蒙



博尔赫斯先是随祖母和英籍女教师听读欣赏，不久就自己看书，往往先看插图，再看文字。在父亲的书房里，他读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哈克贝利·芬历险记》。7岁时他就用英文缩写了一篇希腊神话。8岁时用西班牙文写了篇《致命的护眼罩》，故事是从《堂吉珂德》中来的。10岁时，博尔赫斯将王尔德的《快乐王子》译成西班牙文，发表在《民族报》上。